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二十七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輯

平江李元度次青

中江李鴻裔眉生

奉新許振禕仙屏參校

桐城吳汝綸摯甫

遵義黎庶昌蒓齋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長沙楊仲諧刻字

曾文正公書札卷一

起道光庚子訖咸豐癸丑正月凡三十一首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貺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習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据則持爲騁辯

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作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敝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眞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潘以玆內省早歲所爲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爲高談古今嘐嘐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

以恩汗下如劉頃觀先生所爲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闡
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
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艮峯前輩見過自訟言動無妄吳竹如
比部天資木訥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
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篤實者也國藩雖愚柔
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徧采
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
夸導子弟不敢以暴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
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綠其淺鄙而期許過實
故謹布一二以爲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

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爲

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迮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愼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愼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

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醕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醕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醕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

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耆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

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卽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繢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

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閧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　道光丁未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恝置若

此性本懶惰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君子每一伸紙以爲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增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

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果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與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

徒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由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卽物而區

之也今乃以卽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旣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旣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卽知卽行格致卽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卽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

覺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儳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都甚盛甚盛

此眞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賓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獨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病病不勝忽然亟

悉閤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

學國藩再拜

答黃麓溪 道光戊申

兩接手書闕然未報疏孏之咎靡所於辭夙邀德鑒亮獲寬宥比想道履清娛政祉佳暢甚善甚善蘇垣爲仕宦鱗萃之場以弟所聞大氐揮霍者蒙卓聲謹守者沈散秩生辣者齮起和厚者蟄伏標榜者互相援引務實者獨守岑寂揆斯三者於吾兄俱未爲諧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於名望要在案牘律例之中誠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則閱時稍久亦終爲僚友所推上官所許弟有一言奉吾兄於數年之內行之者其曰耐乎不爲大府

所器重則耐冷爲要薪米或時迫窘則耐苦爲要聽鼓不勝其煩酬應不勝其擾則耐勞爲要與我輩者或以聲氣得利在我後者或以干請得榮則耐閑爲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爲上官僚友所欽屬矣此二年中悉力講求捕盜之法催科之方此兩事爲江南尤急之務一旦蒞任則措之裕如人見其耐也如此又見其有爲如彼雖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來書過自抑退所屬望於弟者甚深故特以迂腐之辭上貢左右閣下以爲然耶否耶弟居官依舊殊無佳况去遘癬疾比已十愈其九根株未拔終恐復萌翰林不得外差其淸况蓋甚於外吏然弟一毫不敢萌妄念目前所處既已忝居非分多

多矣而況敢再覬乎

與洪琴西

乖鬲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萊雲蓋數數為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足下僕之畏友也是以別後相望彌劇昕而思焉宵而慮焉思者思足下閎遠之識道德文章何施而不成慮者慮足下歸處窮鄉孤學無助進而無與尉退而無與救有歧而莫之辨有疑而無書籍可證足下之為學其不浪費心力而能油然以上達者蓋可必不可必之數矣是以每憶足下忽不知其相愛而相

恤也今者劉君將以明春南歸再四涗告屬與足下同居而共學劉君亦既許之矣足下可卽負笈而從之游劉君之爲學遠師朱子近法顧氏以義理爲歸而考之實事不尙口辯不馳聲譽並世輩流殆罕其匹今此之歸將讀書田閒事親從兄以式家而刑鄉甚盛㫖也梱載書籍二三十篋百家之言靡所不備足下卽欲博覽周覽無事他求矣思之思之勿疑勿疑昔石徂徠師事孫泰山湯文正師事孫夏峯皆以宏名碩學宦成之後退然自居於弟子之列賢者之意量度越尋常萬萬也僕之鄙意匪惟厚有望於足下亦將俾劉君收敎學相長之益區區之忱惟同志者深鑒之

致陳岱雲

二月之杪郭筠仙到京藉悉賜夏布諸珠感謝一切政事內行纖悉畢知甚慰甚慰大抵丰裁甚峻而涯量稍褊仍不異往時在京相處氣象外吏之難蓋十倍於京輩大約佩韋多休佩弦多咎而閣下尤爲要務語曰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爲璞玉之渾含不爲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已閣下以爲然焉否也去歲所寄冊頁多半矻褊之語尤願時時置之座隅以當噗嗅之儆鄙忱所貢只此而已

答歐陽功甫 道光己酉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

嘗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葢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厲恆資輔車以自濟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益其有以讜言諍論陳於前者卽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爲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衆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雖重其人以爲賢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醕而其所識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誼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

以爲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甚乎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筆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爲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汚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卽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尙者誠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慍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廣專千里奔喪艮甚惘念不

知比已扶櫬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並問訊懿叔行止倘有便鴻希幷示及所錄詩詞以向非其佳者往見渠兄弟詩古文各數十首倘可續寄否耶王船山通鑑論已刷出未告爲代覔一部行納價付意城處也

與洪琴西

五月得接手書知去歲南返遂抱風木之悲以足下天性摯厚又內身古禮哀毀之餘殆難爲懷然君子之道毀不危身且椿闈健在正宜及時力學志其遠大來書於哀迫之下猶汲汲以爲賓揚顯爲念此又能得事親之要道矣貴族刊刻先德盤洲文集甚善甚善然刻書之難排比倫次校讎譌舛大數工夫足

下去年依式繕寫不敢妄易一字自是古人愼重之誼然書局在涇而足下遠隔千里不知彼中董其事者尙有多聞之士否字畫之雅俗烏焉之蹳轉不得足下躬親其役恐仍非善本也然一經壽諸棃棗則傳播寖廣勝於墨守鈔本將來付存亡於不可知之數者多矣梓人畢工即祈惠賜一部以擴蒙昧幸甚比得荼雲書知足下已至漢陽而以大水沮尼咫尺不得與荼雲相見可以想見漢濱昏墊之狀而尊府亦不無少膺其患矣荼雲家中至食黑麵療飢尤可軫慮渠自出都後來書屢言病體日減而八月一書乃言其飮食日少襲熱時作云云僕驟聞之心肝欲摧僕自今年來時時思憶荼雲不置故前有句云夜

夜夢魂何處繞大湖南北兩劉生精神自相往來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伏望足下即日假館渠家日日而溫劭之事事而慰薦之或於茱雲之病不無少補夫金石之契青霞之想可以起沈鬱之痼可以作飛動之興固非藥餌所能擬其功亦非語言所能傳其妙也足下與茱雲皆有至情者當可與道此耳茱雲疾如稍痊即速以書告我相思無已言不得達諸惟心照順問禮次近狀

答馮樹堂 咸豐辛亥

兩省來書伏承劃脊關山相望渴慕如何自與足下締好深言密意多在癸甲之年片語之遺則金石洞穿小心相規則冰絲

煖潤回首舊愛極不忘也乙丙以後離索頻仍間亦商摧德業
諮度軌涂自慙一步未移問途空熟是以惡焉而不言焉而
不竟耳來教示以道雖難難知可自進意將十駕前追晝夜不
舍此誠愷愷君子之用心也僕雖淺頑亦嘗側聞長者之風矣
蓋君子之學道尤病於近名人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苟官
骸得職作事有倫雖一字不識闃寂無聞於我乎無損也雖著
述萬卷譽滿天下於我乎無加也世士不察乃欲舍此之由急
彼之鶩校經則漢宋分門論文則奇偶異幟小學金石算術輿
地之事名目既繁風尚日新窮年而殫日悴力而傲身則足以
熾其好名爭勝之私已矣豈篤於爲己者哉僕之往歲亦嘗馳

遂衆說昏庸作輟百無一成竊而思返恍若有悟乃知德性未尊則問學適以助長德性既尊然後吾之知識少焉而不足恥多焉而不足矜周公之材藝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欢也若其踐形盡性彼之所稟吾亦稟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是以邇日藥術雖無寸進而心志大定痛痳安恬前年為序送漢陽劉君亦曾道及於此今錄往一通足下視之亦足察僕之指趣矣足下好古覃思發憤鉤元誠慮以少知為恥行且以多識為矜未收其效先儲其弊區區規獻非至篤好安有率爾乎莊子獨見淺人所笑不足塵瀆僕愛其雖章分節差便觀覽故加丹黃恭呈誠欲諷彼書亦衹側名心之要齊也書不一一惟保身

爲祝天寒道遠相思相思

答歐陽小岑

屢省賜書惄然未報言念往昔箴規深至之論疾痛拯護之德極不忘也大君幽銘六年之諾恡不以償雖至不肖不至竟爾蓋自乙巳以來躬抱奇痾心血積損不復堪事顏面支體斑然無狀宦牽私繫遂成廢物夙諾如山一不得遂至於祖父母神道之碑尊府及郭氏兩家幽室之銘皆不以時將事則其他負疚之多概可知矣本欲移疾歸去不復尸素此閒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責稍多買墅未能貰我以是濡滯計期歲以內終當蟬蛻不顧從子於萬山中耳比歲以來讀書之志愈篤而力愈不

副人事愈雜如瘖思語外若石頑中極了了也王船山先生崇
祀之說忝廁禮官豈伊不思惟近例由地方大吏奏請禮臣特
核准焉不於部中發端也而其事又未可遽爾莕前歲人謝上
蔡今年崇李忠定若復繼之則恐以數而見輕且國史儒林之
傳崑山顧氏居首王先生尙作第二人它日有請顧氏從祀者
則王先生隨之矣大儒有靈此等遲速蓋有數存未可率爾也

復江岷樵

兩省來書知以太公大故幾至哀毀傷生大孝深痛固應有是
然天不禍善終當無害自去春以來屢思奉書以爲從者行將
北上相見伊邇無煩尺一而它人以書寓余輒遂者往往而有

亦不以致展轉遷延積欠實多既得赴告之書又寄來七百七十餘金即思裁覆而書中稱臘初決當奔喪起行計還書到浙固無及矣遂復遲遲思念吾弟懇惻不已蓋君子之孝尤重於立身內之刑家式鄉外之報　國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欽仰者皆吾所以敬吾親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戀者皆吾所以愛吾親也推此以求則尊顯之道事業無窮未可酷於一哀隕生滅性不遂繼述之義剿蹈細人之行粵西盜賊方熾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團練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謀勇招之從軍則苫凷之餘不宜輕往斯關大節計之宜豫國藩比歲以來益復憊弱心氣積虧不堪慮事尚有一二奏疏從容入告計期歲內外

亦且移疾歸去問關養疴娛奉雙親自審精神魄力誠不足任天下之重無爲久竊此閒淑然人上也寓舍小大佳善南中自家嚴以下俱託安康四舍弟以去歲三月來京今遣之歸附呈輓聯一事白金二十兩爲我具酒肴撒饌長者靈几之前其去歲他人託轉達之書一並將去所寄各家銀兩諸已清釐交付無以爲系書不十一惟讀禮保身奉母承歡無忽

覆胡蓮舫

去臘春到手書懇懇數千言昔覩嚴虔之面今知故人之心別紙所陳數事空山憂戚之中乃能聽傷民瘼遂欲拯溺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其爲惻怛豈勝欽挹以世風之滔滔長民

者之狹隘酷烈而吾子伏處閭巷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旣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飢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 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然事顧有難者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 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復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如足下所條數事恐亦不能出乎交議 通諭之外其究亦歸於衙署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爲憤懣故初奉尊書本思投匭徑獻繼念身處山中而竊他人上書 闕下近世

已無此風且足下祥琴未屆反授人以口實故與可尊同年熟商若其託名他氏無難褫晰入告若以尊名特達則恐無益於民先損於身固未可率爾以嘗也中如林周二公仿漢氏繡衣直指之說冀足以剷劇賊而懲墨吏國藩將據以上請會林公遽歸道山周公奉　命撫粵而粵西盜賊亦日熾而不可嚮邇於是事有專重而治盜之使不復能旁及矣今春以來粵盜竊復猖獗西盡泗鎭東極平梧二千里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嘗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復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

不振曾於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玆錄一通敬塵清覽未審足下以爲有補萬一否如以爲可行則他日仍當瀆請也國藩學識短淺自以躐躋高位不敢不悚切講求柰疾病相尋心血虧損夜不善寐稍一構思輒心動手顫年方壯歲境亦安榮而脆耗如此理不可解蒲葦之質勢難堅强以謬附於松柏辱足下知愛合傾誠相告耳至於簪紱之榮驕人之態雖在不肖猶能滌此膻穢足下乃以銜版見投毋乃細人視我而鄙爲不足深語今亦不復相璧但求捐此陋俗而時以德言箴我幸甚無量書不詳盡伏惟鑒察祈乞多謝王君子壽倘有藥石幸賜故人瞻望雲天企佇曷已

覆嚴仙舫

三月之末奉到賜書辱惠績行水金鑣及他珍物滿貺盈懷感喟不既比想大旆遂已南征粤西小醜不調猖獗如此 天子以供億浩穰倚仗賢明故以屬之台端而姚公進籌鄒公建節皆與閣下素號石交如驂之靳宜克有濟不似往者趙辛乖分意見歧出也嘗考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蕭州糧臺爲中外之樞紐以大學士總督黃公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糧械倥傯蔚端黃公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公亦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啟視符牒應付何司者立予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即以咨覆運

門洞開毫無隔閡一切神速了無留滯夫是以鮮中飽之人而少浮銷之費也閣下以他省官員客寄粵中地望未極優崇僚屬未甚愜洽不齎遂能遠法黃公得以惟所欲爲否如其上不見疑下不見忌則所益於　國家者爲已多矣鄒公幕府有汪君者與國藩友善熟於輿地亦能屬文盩軍中有用之才閣下試引與深談亦足助韜鈐之萬一岷樵讀禮山中誼當爲鄉里禦寇然墨經從戎則非所宜弟比有書告其不必遽出君子愛人以德似應如此閣下以爲然焉否耶書不十一伏冀迅奏膚功懋賞歸朝一握爲歡慶幸無量南望雲山不勝馳系

覆羅羅山

辱遠書辭寵恩無量以閣下之賢而國藩幸同里閈國有顏子而行誼不達於巖廊僕之恥也來書反復陳譬所以砭警愚頑良厚中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語國藩讀之尤復悚感蓋古之君子不鄙其君爲不可與語堯舜之道不薄其友爲不足與言孔孟之學不自菲其身不可爲聖賢而姑悠悠浮沈於庸衆之中豈好爲高論哉非此則不完其本然之量是不敬其君不敬其友而自蹈其身於僇辱之途者也國藩謬與當世長者遊處竊嘗麤聞斯義不自病其無似輒欲以唐虞吁咈儆戒之風致之乎吾 君之前於昨四月廿六日敬陳 聖德三端預

防流弊一疏學道未深過傷激直閱七日而春介軒廉訪來京遞到閣下一書乃適與拙疏若合符節萬里神交其眞有不可解者耶今錄往一通閣下詳覽而辱敎之山中故人如劉孟容郭筠仙昆季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岑諸君不妨一一寄示道國藩忝竊高位不敢脂韋取容以重負故人之期望者此疏其發端也又三月間有理財汰兵一疏亦附塵覽如有不當無惜辨駁糾正國藩學本疏陋重以多病連年心血積虧書不耐思索無佳術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於衡山恬敘中耳賀耦庚先生夙所欽嚮崇祀鄉賢允光俎豆然吏拘成法未敢率爾國藩當一一檢究察已往例案果有似

此眷否六七月間交貨禮所寄閩此間以爲無窒礙然後關白
大吏再行呈請自無所妨否不能悉諸惟心鑒

覆毛寄雲

去歲奉一書久未報答心之愧悚殆無以狀平生于骨肉至交往往坐是取戾究其寸心則未嘗須臾忘故人也況相與之摯如吾子者耶郭觀兒來都下備陳吾子光儀謦欬又道眷愧下走齒飾溢情以是益靦鄙念歲夕增戀比想祥琴將屆勛定康愉甚善甚慰國藩久點朝班學無寸進思所以稍竭涓埃上裨
明聖而不得竅要無補實政三月之初曾陳練兵一疏以
國家養兵歲餉千八百餘萬既已不勝其費矣而乾隆四十七

年一舉而增綠旗兵六萬有奇每歲多靡餉百餘萬請仍裁此項兵缺出不補以濟今日度支之絀四月之末又條陳一疏以乾隆初元孫文定陳三習一弊劄子論者謂足開六十年太平之基今 天子躬堯舜之資亦當預防美德中之流弊以開無疆之祚私衷耿耿遂不覺過於激切 聖量如天恕其狂妄曲賜優容不特賤軀感激捐糜不足云報凡在知愛無不代爲欣幸非遭逢 盛世烏能邀直不諱若此乎外間譽我者或過其情譏議者又未察其實蓋措辭豈能悉當此心要自無他茲可爲知己者道耳閣下至性過人才能幹濟弟每與鶴田儆堂燕語未嘗不雋憶賢者自星房椎鹽兩三行河京國舊雨日以耗

少祇冀台從還朝時相依繇賤軀所患癬疾今夏乃得大愈七年之病百端糾纏人事日生精力衰減晝不耐苦宵無佳眠頃又乘攝秋曹公牘蝟集而退食之暇必讀書半卷以期補過兩中自家君以下釬託平善京寓大小無恙兒子學爲史論頗明順少者四歲矣五女子漸長諸堪告慰惟久宦多責負未能償人去家十二載思親極篤未克還歸不能無悒悒然亦罔所爲計也

覆陸立夫中丞

四月間蒙頒到郝箋爾雅五月又承惠函仰叨注記悚焉增感每於東漁世叔及伯脩處私問起居雖山川之遼阻乃謦欬之

如親而饒海丈來京又時時稱道長者風規三年以來東南元
氣蟠然大還矣大氐事機之轉其始賴一二人者斡運於淵深
微莫之中而其後人亦爲之和天亦爲之應淮鹺之改未久而
謗讟爲之遽熄灌塘之做已極而清水爲之反高此類有天人
之祐助以慰勳臣之苦衷者亦足以鑒因陋就簡任其頹而不
振者之口也惟湖身日高有心同慮此天地之樞紐河漕之鈐
轄二郡之民命兩淮之鹽場胥於此乎關係而茫茫巨浸人力
難施西隄之興築亦思患預防不得已之長策第工築地形東
西丈尺言者不一不審繪有成圖可以寄示一二否近閱水部
奏牘似欲操之一切反疑此舉不過借爲將來另案之張本也

者此豪之所增惑也郭雨三從政河干夙亦好學深思想仰稟緒論講求益熟國藩久點京秩毫無報稱素餐之恥積日彌深賤軀夙遘癬疾今始大愈七年之病精力耗減遂不耐勞宵無寤寐頃又乖攝秋間公牘叢冗益覺竭蹶茲因曹西垣大令光漢之官皖中肅箋恭請興居曹君與國藩同出徐曉村師門下本以薪傳之餘緒又託樾蔭之末光誼當趨謁戟門稟承迪訓書不詳盡諸惟心鑒

致江岷樵

二月中舍弟南旋寄塵一書并奠金輓聯舍弟所在耽閣五月初始抵里不知何時達尊覽也前書勸吾子撫以墨經從戎其

時不遇以新甯逼近粵西恐有相逼而出者故預爲尼之不意後乃有贊相奏請之事贊之知君甚[illegible]左景橋上書言兵事數條中有一條及君迫僕知之欲行阻止而贊公已稱与咸行矣吾子在憂戚之中宜託疾以辭庶上不違　君命下不廢喪禮須聞吾弟被　命即行雖軍旅墨衰自古所有然　國朝惟以施之武弁而文員則皆聽其請制無奪情之召聞仙舫翁亦有書爲之勸駕甚亦急於勤民而不及深思而吾弟亦不免輕於一出君子大節當爲世所取法未可苟焉已也所可幸者聞尙在爲公幕府未嘗署一官領一職猶爲無害於義將來功成之後凡有保奏議敘一概辭去且豫將此意稟明爲公轉達贊公

再三懇告如不保敘則仍效力行閒終始其事如不允從則託
疾歸去如此則從戎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乃為心安理得若略
得獎敘則似為利而出大節一虧終身不得為完人矣聞烏公
為當代偉人僕於邸鈔讀其摺奏傾心欽服吾弟入其幕府足
以增長閱歷洞習韜略他日事業愈不可量僕亦樂弟之因此
而彌增智勇將來備 國家艱大之任也若弟不在烏公處則
他人豈足與共事即可抽身歸去既不願得保敘又不能成功
又不獲與賢者同事增長智勇則何必久繫彼中使方寸長此
懸懸乎有汪君少逸元慎者居鄒中丞幕府長於地理之學與
僕相好頃渠以書來道足下繪潯州圖極為烏公所賞歎果爾

則亦善矣汪君熟於開方計里之法可從之講求也僕守官如常辭足稱述三月間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條陳一疏以　聖德盛美而預防其蔽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託空言而僕則指實太傷激切益嫉時太甚忘其語之戇直　聖量如天曲賜包容不唯不罹罪譴亦且不挂吏議凡為臣子同聲頌　盛朝不諱感激思報況僕之身受者乎比兼攝秋曹冗忙異常幸癬疾大愈十去其九南中自家君以下及寓中大小幷託安善堪慰廑注粵中兵事凡吾弟所親見者望日日記出閒中縷晰示我

復汪少逸

前奉到六月手書頃又接七月廿二惠函并紫荊山潯州東北境二圖兵事雜錄一紙非武庫在胸烏能昭晰曲折若此非至篤好又烏肯於萬里之外一一纏述以慕貺愚蒙乎至感至感無已藤峽險隘古今嘯聚若出一轍目前既據雙髻四面嚴堵犂穴殲渠計在旦夕此地得手則南太之羣醜梧鬱之游匪諒無足慮閣下以洪偉之才專精地學若遂爲藤峽一書而以粵西全省形勝附著其後則後日留心兵事者必將取法乎此較之河套志三省邊防等書尤爲切要疆埸之役所以磨鍊豪傑之資也前代如王伯安孫高陽其初亦不過講求地利耳其後遂爲儒將豈不貴乎閱歷哉閩中惟北路與修荔永安壤接之

區尙多未盡而粤西要隘尤在邕州尙乞細爲考訂教我不逮弟守官如常亦乏佳況五月以來乘擣秋曹日日奔走於衙署塵埃之中舊學日蕪新知彌寡大興徐氏書籍近遂歸之坊賈名家晩節往往如此其地圖竟不知所之矣吾友江岷樵血性男子若閤下與之相遇以君胸中之精詣益渠行閱之閱歷神劍相合必兩相忻暢也

復郭雨三

兩奉手示闕爾不報非至篤好能無督責寸心之私固無日不依密侍從之旁想亦荷曲原也幼章方伯來備述光儀譽欵且言從事河閘講求宣房上考成案近覈全局實能不囿於一時

一隅之計前賜函中已略見一斑矣頃者兵三堡之災猝不及防遂此閔凶河帥原揭以為河水經微湖一過出而漸清運道仍爾遄行無滯弟思黃河初決經微湖之澱滌自當稍清若灌湖既久則湖波不足以資刷滌恐全黃入運運道不免終受其淤且原揭稱黃水入微湖而後挾運道而下東趨駱馬湖由六塘河入海而於駱馬湖以下之運道若何則未嘗分晰言之但云必不誤回漕而已弟思水不兩行漕不兩盛假使全黃大溜盡注駱馬湖則運河之小溜亦恐將舉動而從其大者自洲口以下中河口以上恐運道不免有斷流之患蓋自微湖以至清口運道五六百里上游為黃溜所經則慮其淤墊下游為黃溜

所不經則虞其斷流二者弟之私憂過計望兄將目下形勢詳悉示我粵匪未靖而河事復棘　天子蒿目焦慮而書生束手無策虛縻厚祿以是悚愧不可名狀前者老兄來書以謂全河關鍵在先修山盱之六壩次濬清口之引河此與弟夙昔鄙見若合符契自嘉慶年間有減黃抬清之說往往啟上游峯山祥符五瑞等閘灌入洪湖於是乎全湖之底北常高而南常窪至前年啟放吳堡而湖底之北邊愈高惟北底苦高故水少則運道有淤墊之患惟南底苦窪故風大則石隄有蟄損之患有識之士多謂修六壩以減全湖之異漲挑引河幷挖濬湖之北底以疏引湖入運之路復王營減壩以掣低黃河之面此三者皆

不可緩之工也要使洪澤巨浸仍復七分入黃三分濟運之舊然後可以少安不然以全淮而迂道下江以漕艘而灌塘出黃此皆逆天而任巧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淺見懸空老兄弟歷周勘無惜隨時一一示我至感至要弟身體如常癬疾雖不盛發亦不全愈公私忙冗無暇讀書日就頹廢頗用爲恨然來示有云用心太過不惟生疾寖至廢事仁人藥石之言敢不敬佩夏間一疏以未發不敢寄呈狂愚之性學道未深曾蒙於田敬堂書中示我弦韋然舉世默默而時事多艱又似未宜苟隨老兄其更爲詹尹之卜乎

與劉星房都轉書論鹽務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略一紙仰見擘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粗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欲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猶益求密之道也第試行未久謗讟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以快讒慝之口此次小議改轍要須周浹詳愼不復少留滲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弟等雖未諳鹺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尋罅漏以相詰難謹就節略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分別而詳示之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從前奏案每引加帶課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本與新販無涉戶部不

能執甲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執綱商之帳而追呼於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項欠課業已奏明停緩豈甫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慮者一也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撙節一萬卽報一萬以候部撥撙節十萬卽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間動用已盡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亦不能持籌以相問執簿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樂輸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權操自尊處戶部不得稍爲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節略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爲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引四百斤之額乎抑鹽觔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爲六百觔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

之說則由六百觔而仍改還四百觔是成本驟加課額驟增辦理將大致竭蹶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觔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略中文稱俱復舊額照科則即每引須加徵五錢有零不知尊意以爲此項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二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衆商已慣見而慣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

國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攤課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課而之重倘徑裁課額則人言籍籍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

爲力場價之貴賤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擡價居奇今節略云場鹽每引加貴七八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即止以防壅積乃節略中云改票以來已運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壅滯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即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出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壅積之害其果疏暢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圖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乙未綱之鹽從前陶文毅奏案本請分年帶運鹽既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聞此綱至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

未綱已納錢糧未運之鹽實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籌已蓄勵方
心矣惟力籌卹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觔既思加觔不能不
指此項乙鹽爲名以爲所加之觔初非無課之鹽有識君子亦
當深諒任事者之苦心弟每引配帶二百觔兩年以來行引至
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綱配帶已畢且溢出乙鹽之外矣此後
每引仍加二百觔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永以六
百觔爲定例乎抑仍有改還四百觔之時乎若不奏明必爲言
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陸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
起至千引止厥後儀徵設棧乃改爲自十引起以便小販從前
淮北試票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

小耳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與淮北迥不侔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避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轍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茲大販之受擠於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似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票否則互商畏縮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舊商凡請運新鹽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代運者亦准配補二百引弟等竊以爲此條過矣每引六百觔內既有二百觔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觔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補而無課者五之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焉得而不

賤新商焉得而不虧場産焉得而不絀往者綱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銷補運者有所謂加帶融楚者淹銷云何船被水淹之鹽准其免課補運奸商則鑿沉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奸商則懸留應運之引而鑽營融楚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販又受擠於配補跌價賠本職是之由此其宜熟籌者三也凡此數者弟等未經身履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　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藎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謗讟亦鉅其初規有未善者此次小議變更不可不

詳盡周至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宏濟於艱難耳

與劉霞仙 咸豐壬子冬月

自十二日奉復一書之後又再辱手函具悉一切國藩之所以遲遲赴局陪諸君子之後者蓋自七月廿五聞訃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釋縞素而更墨絰若邉趨縣城既不可以縞素而入公門又豈可竟更墨絰䌸于大戾且局中要務不外訓練武藝催收捐項二端國藩於用兵行軍之道本不素講而平時訓練所謂拳經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麥之不辨而側聞石樵先生之將勇及左右與羅山趙康王易諸君子之講求切實國藩寸衷自問實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於催促捐項無論浙焉

在疚不可遠登人門即使冒爾從事而國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實之家其稍有貲力者大抵圖名而不識面一旦往而勸捐人將有敬而遠之之意蓋亦無當於事理是以再三躊躇遲遲未出然國藩居湘鄉之士爲湘鄉之民義不可不同心合力保護桑梓擬於百日之後前赴縣門一則叩謝石樵先生枉弔敝廬之勞一則到局與諸君子商搉以明同舟共濟之義刻下局中章程國藩曾未聞知顚末然鄙意以爲壯勇貴精而不貴多設局宜合而不宜分湘潭甯鄉兩縣各交界之所不必另立練局但在城內立一總局兩處多設探報賊至則風雨疾驅仍可禦於境上城內總局人數亦不必多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則固

可以一戰要須簡擇精嚴臨陳不至獸駭鳥散則雖少亦決其有濟此時請餉於上旣屢請而不應卽派捐於鄉亦必有窮乏不應之時益去年旣有攤捐之案今秋又值大旱之後各鄉素號殷實者雖告貸於人而無門可入若粵匪一日不靖則防守一日不可撤而邑中能捐之家只有此數苟其羅掘將盡而警戒未弛則雖逆匪不來而亦有嚻然難靖之勢是不可不早爲之慮也國藩未深悉現辦之情形而輒發無當之議論惟左右節采而詳示之江岷樵之被物議想皆聞諸委員之口不知委員中果有沈實愼言其人者乎抑多悠悠隨人拾謗者忌者之唾餘以推波而助瀾乎武都司之死以力戰無援之故京師人

多哀憐之亦往往有得粵中信者國藩亦接曾香海信深爲武都司鳴寃而無一字議及岷樵者岷樵之爲人孝友肫肫交友有信與士卒同甘苦臨陣常居人先死生患難實可仗倚即此次身受矛傷亦足以明其非退怯之人而贊相國濡滯沾沾又斷非能以事權全屬岷樵者岷樵去年墨絰從戎國藩曾以書責之謂其大節已虧此次傳聞之言不能遽以尺一遠相苛責待聽睹稍眞然後再議可耳

與湖南各州縣書

啟者國藩於六月奉使江西七月廿五日在安徽太湖縣痛聞先慈大故即日奔喪買舟西上行至武昌始聞長沙被圍之信

拋棄行李僅攜一僕間關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十三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方擬另尋葬地稍盡孝思臘月十三奉到 諭旨命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即於廿一日馳赴省城與張中丞商辦一切方今之務莫急於勦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在多有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捉辦者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夥黨有報復之患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即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

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藐法二次不懲則聚眾橫行矣 聖主宵旰不安嚴飭殲除匪黨張中丞仰體 聖意日日以除莠安良爲心前月曾有一札嚴拿土匪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中丞署內設法勦辦但期無案不破無犯不懲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此亦明府有爲之會也國藩奉 命查辦匪徒才識短淺耳目難周惟求明府努力同心匡我不逮或飭諭紳耆與之協拿或專丁來省請兵密勦方略無常惟期迅速去一匪則一鄉清淨勦一巢則千家安眠匪惟國藩厚幸實大有造於我桑梓之邦也

與湖南省城紳士書

啟者去年逆匪圍城八十餘日之久城內居民半受瘡痍現在賊蹤遠去已在千里之外而猶恐其分股回竄長沙重地不可不嚴爲防守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鎮定第二要查拏奸細欲求鎮定斷不宜逃徙出城去年七月賊匪未來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縣各鄉而遇害者可見生死前定命數應死者雖逃亦死命數應生者不逃亦生也國藩本係鄉閭之人特來城中度歲奉勸城中紳耆士商大家鎮定相戒不得逃徙幸甚幸甚至於查拏奸細之法亦賴城中居人大家齊心不藉差役之稽察不藉弁兵之巡邏但以長沙之人辦

長沙之事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則奸細之蹤迹不得匿矣每一柵欄之中擇良民四五家專司其事日則留心訪查夜則輪流坐守以五家計之一月之內不過各守六夜耳查察嚴密遇有形迹可疑者扭送長善二縣立即究辦不須派錢不須造冊人人齊心家家自衛內奸既淸外寇自不得入現在瀏陽匪徒剿辦已畢各處新調兵勇皆於正月可到日日操練有備無患尙何驚懼之有哉國藩奉　命查辦土匪惟冀紳耆士商協力相助桑梓之誼切如手足方寸之地堅如金石諒城中各有同心也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

啟者自逆匪竄擾湖南以來我百姓既受粵寇殺戮之慘又加以土匪之擄劫潮勇之淫掠丁壯死於鋒鏑老弱轉於溝壑種種毒苦不堪言狀而其最可痛恨者尤有二端逆匪所到之處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約之爲兄弟誘之以拜上從之則生背之則死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髮稍深則驅之臨陣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於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壓其後反顧亦殺退奔亦殺我民之被擄者進則爲官兵所擒退則爲牌刀手所殺不得已閉目冒進衝鋒力戰數戰之後終歸於死生爲被脅之民死爲含冤之鬼但見其從逆誰憐其苦衷此其可痛恨者一也潮勇往楚姦淫擄掠誠所不免然

現已遁回廣東其在湖南滋擾之時不甚久經過之地不甚多豈比粵寇之窮凶極惡粵寇所淫之婦何止萬數所焚之屋何止十萬所虜之民何止百萬近因惡湖勇之故遂有一種莠言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姦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戮愚民無知一唱百和議論顛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現在逆匪已陷湖北凶燄益熾湖南與之唇齒相依烽火相望若非人人敵愾家家自衛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樂業哉國藩奉
天子命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是用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務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資

財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併爲一村或數百人結爲一寨高牆深
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貲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
但數十家聯爲一氣數百人合爲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
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爲健卒耰鋤竹木皆爲兵器需費
無多用力無幾特患我民不肯實心奉行耳　國家承平日久
刑法尚寬值玆有事之秋土匪乘間竊發在在有之亦望公正
紳耆嚴立團規力持風化其有素行不法慣爲猾賊造言惑衆
者告知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
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刼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有匪徒狩拋
聚衆排假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若有劇盜成羣嘯聚山谷小

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拖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轅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剿辦不踰晷刻除醜類以安善良清內匪以禦外患想亦衆紳耆所樂爲效力者也國藩奉 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 君父卽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湖南之大豈乏忠義貫金石肝膽照日星之人相與倡明大義輔正除邪不特保桑梓於萬全亦可蕩平賊氛我 國家重有賴焉者也時艱孔亟翹企維殷書不十一諸惟心鑒

復彭麗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勖故人甚篤且勸國藩積慾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懺益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願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其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益以

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圜鑿之中亦知其鉏鋙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拔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識即挾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慫然命駕無任佇企

復胡潤之 咸豐癸丑正月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憍氣隱慝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内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徜徜閒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即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尚思另尋善地稍竭微忱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 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自鄉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無日不屢稱台端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併紓桑梓之

後之餘慮正月四日后翁忽有權督兩湖之　命會垣局勢為之小變今日之急亟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來一種風氣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掛斲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潰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闒弱寬縱又令鼠子鋒起闖台端剗除強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為伐柯之則倘冐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為厚幸

與馮樹堂

國藩以八月廿三日抵家撫棺一痛恍如隔生母子別離十有四年歸對北堂千號不應而風鶴警報朝夕以異益為不孝之子增此駭浪以助愁慘閉目靜思誠不知所謂官者何榮所謂

生者何樂也遵嚴親命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居室後山倘思別擇葬地稍展微忱臘月中旬被　命出山几筵之供奉奠親椿庭之定省復缺前罪未贖後疚仍臻宦場倫次各有職思置此不宜不紳之人哽塞其閒於人覺耳目之非是於吾則承乘之竝乖欲有所措置以行吾志益時時與大輒相丁又不特有繁之傷刃已也惟土匪猖獗　諭旨特重在此亦欲稍學武健之吏以伸一劃之用三四十年來隱殺不殺之人充滿山谷遂以釀成今日流寇之禍豈復可姑息優容養賊作子重興萌孽而貽大患乎是以致書各州縣紳耆又剴切示諭惟以除暴爲務才慮短淺無足取信於人未知終稱前分之一二否

與徐玉山太守

吾鄉瘡痍之後惟芟除土匪爲第一要務二三十年來懸辦不辦之案應殺不殺之人充塞於郡縣山谷之間民見夫命案盜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視王章而弁髦官長矣又見夫會匪之横行土匪之屢發乃益囂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搶風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魚肉之鄙意以爲宜大加懲創擇其殘害於鄉里者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斃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黨始稍戢誅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已將此意詳告各州縣牧令又以書函致各處

紳耆矣更祈老公祖嚴飭所屬申明鄙意但求無案不破無犯不懲一切大小處分皆可寬免貴屬若有著名會匪教匪蹤難施手者尚祈密函示我設法勦辦果其剗除醜類萬家安眠則造福於我桑梓之邦實無涯矣

與魁蔭亭太守

國藩以前月下旬於寓中設審案局十日內已戮五人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爲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頹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

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盜與閣下爲政夙心頗相契合也前信已封未發適接來書蓋多至論就現在之額兵練之而化爲有用誠爲善策然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面目而盪滌其腸胃恐岳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爲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補額兵救荒之說自是敝邑與貴治急務然公帑既難於四殞而民間又無可多捐雖有善者亦不過補救十一偵探本當今第一急務張制軍北去時曾與弟約每日一信今去已久僅接二書下游消息亦未細敘初六得江西信知粵匪於十一破九江十七陷安徽廿五又去安慶而東下矣湖南

去賊日遠藉可少息然　國家大局鹽漕河務三者一舉而委之不可復問之地靜言思之不知所屆

覆文任吾

團練之事極不易言鄉里編戶民窮財盡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饑與之言斂費以舉團事則情不能感說不能動威勢不能刼彼誠朝不謀夕無錢可捐而又見夫經手者之不免染指則益含怨而不肯從事故團務此次辦法重在團不重在練團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蔽之矣練則必製器械造旗幟講教師揀丁壯或數日一會或一月一會又或厚築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興舉非多斂錢文不可方今百姓

窮困無生可謀治之者當如養久病之嬰兒攻補溫涼皆難驟進風寒飲食動輒爲咎故鄙意亟在團不重在練抑且不遽重在團而先重在辦土匪我不能有利於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而害民之中又擇其尤甚者如尊書中所謂會匪頭目搶案首犯斬刈無赦其餘可宥原者皆行保釋最爲得體含粵匪而求爲從含豺狼而問狐貍此近來大不平之事也勸捐之說苦無簡明條例不足取信於鄉人條例必須自戶部乃可據爲典要此間亦無刊定要例不若就鄉人所願爲之官願得之封典告知省城主持此事之人然後較量多寡以定從違其可捐之戶亦須擇其尤富者至少亦須大錢一千串乃可起捐庶小戶無

勒派之弊而　國帑有尺寸之補李後泉年兄醇厚明白僕所深知若得諸君子相助爲理必有可觀足下所代作告示都爲妥善惟第七條按戶出丁到處練藝尚與鄙見不合鄙意各鄉但行保甲之法團而不練惟城廂則操練一二百人以資勦辦土匪之用待歲月稍久民心信從然後層層引入庶費不多而事易集耳

與江岷樵

湖南本會匪窠臼之區去歲從洪逆去者雖已分其強半而餘孽尚在伏莽卽素未入會之徒習見夫粵匪土匪之橫行莫禦惟所欲爲亦且囂然不靖思一逞其忿睢若非痛加誅戮與草

雍而爲擱之則悍民不知王法爲何物而良民更無聊生之日計今歲土匪竊發之事殆將月月不免而東南山多之地行且縣縣相繼明知其爲乞兒烏合不直一鞘而無奈官怪民怯相顧驚奔倘一有事不能不藉兵勇之力令弟自聞衡山事定後即決計赴鄂昨十三日已拔營行矣而此間大吏合計强留國潘亦恐土匪之多起不能不藉楚勇以自壯遂幡然思强挽留之而筠仙適以是日書來亦力陳楚勇往北鮮功留南獲用之說於是遂改從衆議留汝舟於此而遣文山往鄂事機之乘即小小去留遲早亦各有不能自主者或者因此一留爲湖以南護衛生民掃蕩羣匪之機未可知也楚勇頗多驕悍不馴若非

嚴加一番訓飭將來恐不可馭即以目前論之亦須君家兄弟乃能一擾若隷他人麾下則難盡受羈勒每與令弟道及宜思有以降伏之也前帶往鄂之四百名弟既署臬司諸務叢集恐難分心更問練勇事件即鄂有出征剿辦之處亦難親往督師若在北不獲其用即一併撤回南省亦無不可或全留長沙或撤歸新甯當與令弟細商之國藩在此日內粗有條理札各處紳士縛著名之痞匪差役鄉團應至則斬刈不復敢言陰鷙害生好殺時勢使然耳